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本雅明

BENJAMIN



[德] 斯文·克拉默 著
(Sven Kramer)

鲁路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本雅明

BENJAMIN



[德] 斯文·克拉默 著
(Sven Kramer)

鲁路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雅明 / [德] 斯文·克拉默著；鲁路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ISBN 978-7-300-09504-2

I. 本…

II. ①克…②鲁…

III. 本雅明, W. (1892~1940) - 哲学思想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7371 号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本雅明

[德] 斯文·克拉默 (Sven Kramer) 著

鲁路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6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91 000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导言 | 1 |
| 第二章 | 语言理论 | 10 |
| | 言辞与名称 | 13 |
| | 翻译 | 21 |
| | 模仿能力 | 28 |
| | 肖勒姆与神学 | 37 |
| 第三章 | 美学 | 49 |
| | 批评 | 51 |
| | 象征与比喻 | 61 |

| | |
|----------------------|------------|
| 表述 | 74 |
| 第四章 媒介实践与媒介理论 | 87 |
| 意象性随笔 | 89 |
| 布莱希特与政治化 | 99 |
| 电台实践与媒介理论 | 107 |
| 同媒介竞争的绘画与摄影 | 112 |
| 技术可复制性与光晕 | 116 |
| 电影 | 122 |
| 第五章 历史理论 | 137 |
| 《拱廊计划》 | 139 |
| 对进步的批判与辩证的意象 | 153 |
| 阿多诺与辩证法 | 163 |
| 危险的瞬间 | 171 |
| 附录 本雅明年表 | 182 |

第一章

导　　言

“在一座城市里找不着路，算不上什么。要想在一座城市里走失，就像在森林里走失一样，得有点本事才行。”^[1]在本雅明的《1900 年前后的柏林童年》(*Die Berliner Kindheit um 1900*, 以下简称《柏林童年》)中，他就是这样记述柏林的。这座城市，本雅明从小就很熟悉。瞄准分门别类的知识这一方向，是“找着路”的必要前提，而在这里却被当作一种妨碍，因为这样做，会丧失总揽能力。而只有具备总揽能力，才能释放出一些通常被处理日常生活的程序化、工具化

方式排挤到角落里去了的经验。恰恰是这些经验，才是叙述者所看重的，才是本雅明本人所看重的。

这一时期，本雅明的著作属于人文科学话语的基本性库存。所有学科、所有学派都在这一库存中铺设了阅读的通幽曲径。这些通幽曲径口口相传，形成研究工作与课堂指导中的主干道。对本雅明一无所知的人，就像外地人一样，可以拿这些被奉为圣贤书的既定思想路径作为指路牌来用。他们可以找到路，形成总揽能力。就连本雅明的叙述者也是从这样一种知识出发进行叙述的，尽管本雅明想必会同这种做法了无干系。毕竟，做一番指引，可以介绍出一些门路来。但要是我们拿本雅明的经验概念当真，就不能因此而故步自封。只是，接下来就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了，因为接下来要超越圣贤书，关联个人经历的现实。或许，周游至此结束。至此，可以富有创造性地遗忘那些研究，至此，“街道名对迷途人的诉说就如同干劈柴在噼啪作响”^[2]。

本雅明在今天名声远扬，这同他去世前名不见经传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反差。流亡期间，他的著作即使出版了，也是陈列在偏僻角落。许多著述最初都未能付印。1942年，他50岁生日时，泰奥多·维·阿多

诺（Theodor W. Adorno）出版了一本收录本雅明若干重要著述的胶版文集。战后，还是阿多诺致力于在德国出版本雅明的著述。1950 年，他通过苏尔卡姆普（Suhrkamp）出版社将《柏林童年》付印。1955 年，他与格尔斯霍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编辑了两卷本的《本雅明文集》（*Benjamins Schriften*），为人们接受本雅明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此时，本雅明脱销已久或以前从未付印的著述终于与世人见面了。其他的选集卷册出版于 1961 年和 1966 年，对学生运动的影响尤其深远。此外，阿多诺与肖勒姆还于 1966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书信选编，只是这套书信选编由于筛选标准和删减情况而受到不无道理的批评。

自 60 年代后期起，罗尔夫·蒂德曼（Rolf Tiederman）与赫尔曼·施威蓬豪依塞尔（Hermann Schweppenhäuser）通过苏尔卡姆普出版社出版了《本雅明全集》（*Benjamins Gesammelte Schriften*）考证版，为人们接受本雅明给予了极大的推动，影响持续至今。1972 年至 1989 年间出版的，有 7 卷正规卷次，另有收录本雅明翻译作品的 3 卷补卷。上述 7 个卷次索引内容详尽，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全貌。而在通常，由于筛选的体例的缘故，这一全貌易于付诸阙

如。除此之外，这一版本出色地展示出研究本雅明所需的、长久以来均告欠缺的语文学基础。文本的展示补充了出版者做出的详尽注释。这一版本不仅介绍了个别著作的流传史，而且附有文本形成史的资料来源以及异文表，异文表细致地展示了现有异文。这一版本还刊印了著述草稿，指明了引文出处，记录了同时代人的评述。编者还简洁而适当地在全部卷次中说明了文本编排顺序的理由。简而言之，考证版《全集》是本雅明研究迄今毋庸置疑的出发点。

这一期间，注释详尽的 6 卷本《书信汇编》(*Die Geammelte Briefe*) 也结集了，并于 1995 至 2000 年间由克里斯托福·哥德 (Christoph Gödde) 与亨利·洛尼茨 (Henri Lonitz) 编辑出版。这样，我们首次具有了一个可信的、以完整地反映本雅明的大量通信为宗旨的版本。对于本雅明的思想来说，对话因素在何种程度上是至关重要的，也就一目了然了。这一点可以在分门别类出版的他同肖勒姆与阿多诺的通信中得到细致的研究。一度分散于诸多国家的本雅明遗著，今天保存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泰·维·阿多诺档案馆。此外，耶路撒冷的肖勒姆文献收藏室保存了本雅明致他的这位友人的书信手稿。这一期间，本雅明的

著作出版得越来越多，只是大部分他收到的书信还要通过档案馆来加以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本雅明赢得了政论作家与编外讲师的一定声誉，但在1933年至1955年《本雅明文集》出版之前，据肖勒姆所说，“他的名字是思想界中最为湮没无闻的”^[3]。这种情况后来有所改变，尽管反驳肖勒姆上述说法的声音不多。直到60年代中期，本雅明才赢得延续至今的声誉。社会氛围因学生运动而改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批判理论排挤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主义。在该研究所的刊物上，除了阿多诺、霍克海默（Horkheimer）、马尔库塞（Marcuse）之外，本雅明也发表了文章。阿多诺的学生们提交的研究成果，是以他们的老师对本雅明的解释为准绳的。众所周知，深受批判理论影响的学生运动中的部分人则反对这种解释。在各种各样的杂志上，尤其是在《选择》（Alternative）上，有关本雅明的形象众说纷纭，因为他释放出了自己著作中的政治内涵。这里所强调的是为阿多诺与肖勒姆所忽略的作为文学斗争战略的革命性声音、本雅明与布莱希特（Brecht）的关系以及本雅明的自我理解。

在争论中形成、由争论激发出来的论调表明，对

本雅明之身份的核心性认识很有问题。一方面，本雅明充当了反抗精神教父的工具，尤其是反抗阿多诺的工具；另一方面，人们发掘出了重要情况，如恢复了他后期那些论述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著述的形成史，而这一形成史一度打上过社会研究所的权威烙印。他的那些遭社会研究所退稿的文稿首次得以刊印，并获得赏识。同时，人们要求全面地发表本雅明的著作，直接接触各种档案。如今，公众格外敏感，《全集》每新出一卷，都伴随有针锋相对的辩论产生。

自 70 年代起，本雅明在研究活动中的知名度格外引人注目，围绕他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专著与不可胜数的博士论文。本雅明研究几乎波及了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研究主题的选择越来越彼此有别。不仅在德语语言区，而且在其他国家，都是这种情况。因为在这期间，本雅明的文本被翻译成了诸多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各种各样的理论倾向都立足于本雅明。例如，自 80 年代起，一种后结构主义解释方式就蔚然兴起了。

鉴于本雅明研究范围宽广，就本书来说，任何追求完整性的努力都是虚幻的。因此，接下来应当在下述四个核心性理论范围内确定本雅明所做出的贡献：

语言理论、审美与认识论理论、媒介理论，还有历史理论。本书冠有相应标题的各个篇章并不意味着，本雅明提出了完整的有关理论。他的思想总是“随机地”演绎出来的，毋宁说，这显示出他对哲学体系的反感。设置标题，只是为了有可能在当今的学术氛围中寻找到最初的落脚点，就像上文讲的指路牌那样；但如有必要，就可以为创造性思想所忘怀。同样需要事先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汗牛充栋的二手文献，只能有一小部分得以提及。关于本书论及的各项主题，还有进一步的专著，而这些专著最好能够根据附录中开列的文献来加以研究。

本书各章勾画了本雅明的生平及其与肖勒姆、布莱希特、阿多诺的关系，因为本雅明的思想与写作既最为内在地关联着影响他生平的那些历史事件，又最为内在地关联着他长久保持的友谊。从原则上说，他的思想就形成于这些引人入胜的人际关系之中。1934年，本雅明致信阿多诺后来的妻子格蕾特尔·卡普路斯（Gretel Karplus）说：

事实上，在我的生活状况中，少数值得称道的人际关系起到了作用，让我有可能伸张与我原本的生活这一极针锋相对的另一极。这些人际关

系总是促使我对身边的人产生或强或弱的异议……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的，无非就是请求自己的朋友相信，这种人际关系虽然危害历历在目，却会显露出累累硕果。你不是不知道，我的生活同思想一样，动荡于极端的立场之中。只有通过这种危害，那种据称展示出来的思想宽广性，那些彼此并列却又难于协调的自由、事物、思想才会清晰可见。^[4]

肖勒姆、布莱希特与阿多诺最初相互怀疑，后来彼此排斥，但这并没有妨碍本雅明力排他人非议而同每一个受责骂的人继续保持密切的人际关系。他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到极端，就面临丧失自我的危险，因为这样一来，就再不可能做出某种以可信的出路为标志的综合了。这里，本雅明也偏离了人们熟悉的道路，暂时放弃了方向感，将思想予以外化，从而释放出革新性因素。因而他的“迷路的技巧”^[5]深入到生存性维度之中。对他来说，思维不是枯燥的学术训练，而是他毕生面向世界的重要形式。

注释

[1]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Schriften* (以下简写为

GS), hg. von Rolf Tiedermann/Hermann Schweppenhäuser, unter Mitwirkung von Theodor W. Adorno und Gershon Scholem, Frankfurt/M. Bd. VII, S. 393.

[2] GS, Bd. VII, S. 393.

[3] Gershon Scholem, *Walter Benjamin und sein Engel*, hg. von R. Tiedermann, Frankfurt/M. 1983, S. 9.

[4] Walter Benjamin, *Gesammelte Briefen* (以下简写为GB), hg. von Christoph Gödde/Henri Lonitz, Frankfurt/M. 1995–2000, Bd. IV, S. 400 f.

[5] GS, Bd. VI, S. 469.

○ 第二章 ○

语言理论

瓦尔特·本雅明于 1892 年 7 月 15 日出生在柏林。父亲是股票经纪人和拍卖商，靠交易所的买卖发财致富，此后靠年金过活。1891 年，他娶了鲍琳娜·爱丽丝·申弗利特（Pauline Elise Schoenflies）。这个家庭属于被同化的犹太民族，同新教教区关系密切，既过犹太教的节日，又过基督教的圣诞节。本雅明始终由保姆照顾，在大资产者定居的城市西部长大。对于童年留下的印象，他在《柏林童年》中做了整理。这份写于 1932—1934 年而在他有生之年未曾付印的文本不

仅仅是一份童年传记。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直观地描述了一名富家子弟在充斥着威廉作风的柏林的生活世界：后花园中的凉廊、经济繁荣年代的门面与前廊中的“人像柱与神像柱”^[1]、“城市铁路与拍毯机的节奏”^[2]、最初的求学经历与阅读经历、柏林郊区的消夏居所、皇帝的排场与动物园。

本雅明上学期间因患病而不得不自 1904 年起从原来的学校辍学两年，被送进图林根一家农村寄宿学校。1903 年至 1906 年，古斯塔夫·文内肯（Gustav Wyneken）执教该校，唤起了这个年轻人对哲学与文学的兴趣。回到柏林后，本雅明于 1912 年中学毕业。在一次前往意大利北部的长途旅行后，他终生都对旅行抱有热情。早在 1913 年，他就首次访问了巴黎。

他从 1912 年开始在大学学习哲学与语文学，最初是在弗赖堡，后来是在柏林，自 1915 年秋季起则是在慕尼黑，再往后是在伯尔尼。1912 年至 1914 年间，他加入学校改革运动，做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这一运动属于青年运动的广阔领域，而青年运动在 1913 年的上迈斯纳（Hohe Meißner）集会中达到了高潮。本雅明有可能参加了这一集会。他以前的老师古斯塔夫·文内肯是学校改革运动的思想先驱，他密切接触

本
雅
明

这位老师，并在 1913 年前后全力以赴地投身宣传文内肯思想的刊物《开端》(Anfang) 的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编辑部内部爆发了如何评价这场战争的路线斗争。本雅明并不赞同 1914 年的民族热情，因而同杂志拉开了距离，同文内肯分道扬镳。在柏林，他身边的人当中也流行着一种看法，即这场战争毫无意义。例如，1914 年，他的友人弗里茨·海因勒 (Fritz Heinle) 及其恋人丽加·塞里克松 (Rika Seligson) 双双自杀。^[3] 这场战争展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横截面，这在今天是无可置疑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将革命的爆发同战争的结束联系在一起。而本雅明认为，战争的开始已然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他的许多校友死于大屠杀，本雅明则逃脱了兵役。最初，他被划进不适宜入伍的行列；后来，他假装患有坐骨神经痛症；最后，他迁居瑞士的伯尔尼，逃脱了战争。在伯尔尼，他结识了布洛赫 (Bloch) 等人。

在伯尔尼，他还于 1919 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了学业。他有两篇重要的早期著作写于学习期间，它们只是在密友中流传。除了专注于解释荷尔德林 (Hölderlin) 的诗《蠢行》(Blödigkeit) 与《诗人的勇气》(Dichtermut) (这是荷尔德林分别于 1914 年与